

第十三回 开福寺潜心访圣僧

龙泉井无意释天龙

放下二郎神回灌江口不提，且说四雄一路向南，进入湖南境内，这一日，过了捞刀河进入长沙城。四雄自一梦醒来，对佛道之事十分痴迷，这长沙城内有一座佛教名刹开福寺，此寺始建于五代时期，当时马殷割据湖南，建立楚国，以长沙为都城，马殷之子建立了开福寺。寺内有三圣殿、大雄宝殿、毗卢殿，山门为花岗石牌坊式建筑，高十米门坊上有浮雕彩绘，或人物，或树木花草，色彩斑斓，栩栩如生，进门便见一座汉白玉观音圣像，面带微笑，手持杨柳净瓶，九龙拥立，庄重中透着祥和。往前行，是开福寺三大殿，前殿为弥勒佛殿，中殿为正殿，又称大雄宝殿，后殿为毗卢殿，三殿之间有庭院，植古树名花，寺中有紫微山、碧浪湖、白莲池、龙泉井、放生池、鸳鸯井、凤咀洲、木鱼岭、拔楔亭、嘉宴堂、会春园、回步桥、舍茶亭、清泰桥、舍利塔、千僧锅等十六胜景。

此时，开福寺住持道宁禅师，乃是得道的高僧，虽然年过一百四十岁，但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善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每年闭关两次，每次四个月，所以得见禅师圣容并得其指点者寥若晨星。四雄听闻禅师大名，慕名而来，指望一瞻禅师尊容，求其指点迷津。这一日，来到开福寺内，先是前后游览一番，礼佛烧香。后求沙弥通传，想要拜见禅师。沙弥道：“施主，你来的甚是不巧，昨日师祖才闭关，这一闭关要四个多月呢？”四雄道：“师傅，那这四个多月，禅师都不见客吗？”沙弥道：“是啊，师祖闭关时，从不见客。寺内大小事务，都由至善师傅做主。”四雄心想，左右无事，不如就在这寺里住下，等上四个月，也好求圣僧指点，于是道：“不知至善禅师现在何处，

可见客否？”沙弥道：“施主，你且稍等，我去替你通传。”不多时，沙弥回来，对四雄道：“施主，我家师傅在大雄宝殿偏殿相候，请随我来。”

四雄跟着沙弥，不多时来到偏殿之内，见一八十多岁的高僧正在参佛，沙弥说：“施主，这就是我家师傅。”四雄连忙上前，双手合十，躬身施礼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师傅，晚辈杨四雄有礼了。”那至善也是修行多年的高僧，上下打量了四雄一番，还礼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不知来我寺中所为何事？”四雄道：“师傅，我心有疑惑，想求道宁禅师指点迷津，奈何无缘，禅师昨日闭关。我想在寺中住上四个月，以来参禅悟道，二来等禅师出关，不知可否。”至善道：“施主一心向佛，我佛门自然应该大开方便之门。我寺后园有客房一间，只是久未有人居住，略显破旧，施主如不嫌弃，可到那里安身。”四雄道：“如此多谢师傅了。”说罢，至善吩咐沙弥带四雄至客房安歇。

说是客房，其实乃一间杂物，这寺庙之中有一方菜园，这间杂物专为放置农具所用。房内一张大床，满是灰尘。四雄也不嫌弃，自己动手打扫，求沙弥抱来一床铺盖，这就住下了。自此，每日与和尚们一起吃斋念佛，全当是俗家弟子一般。转眼两月有余，四雄在庙中过得虽清苦，但修行上却更上了一层。这两个月里，除了念经打坐，就是在菜园中干活，四雄有的是力气，累活脏活抢着干，所以颇受小沙弥们的喜爱。闲暇之余，写了封家书向老太君和母亲报了平安，母亲来信嘱咐他要保重身体，等事情了结，就早日回家。

这一日，到了晚间，四雄吃了斋饭挑灯诵经。忽然听到菜园里传来一声闷响，似有动物吼叫之声，又有撞击之声。四雄觉得奇怪，便批了僧衣走了出来。过了一会，又是一声，这次听的仔细，确实是有

吼叫之声，忙循声找去。不一会，来到一个水井旁。和尚们告诉四雄，这口井是一口废井，已经封上几百年了。寺中传下来的规矩，不准任何人擅动封盖。四雄忽听到井下传来声响，甚是奇怪，是什么东西被封在这井里了呢？不一会，又有几声响声传来，约半个时辰便悄无声息了。

四雄一夜未睡，次日一早，就找寺中僧人打听，问了半天，都无人知晓，也无人听到声响。四雄觉得奇怪，难道是我听错了吗？但连续数日都是如此，四雄只得找到至善禅师询问。至善听完，吃了一惊，忙说：“你随我来。”四雄随至善来到僻静之地，问道：“师傅，莫非这井中确异物？”至善道：“杨施主，这井中之物到底为何物，贫僧也不清楚。我自十五岁来此出家，如今六十余载，这井中之事一直是个谜。只有我师傅道宁禅师才知晓，我劝施主你也不要打听，还是等道宁禅师出关，再详细询问。如果施主觉得那里住得不舒服，可离寺就是，但井中之事，万万不可为外人道也。”说罢转身离去。

四雄看至善师傅讳莫如深，便知此事非同小可，心里越发好奇。入夜，四雄早早来到井边，打着火把仔细查看，只见井口一块巨石封着，巨石之上长满了青苔。四雄小心抹去青苔，只见石头之上现出不少奇形怪状的符号。四雄看了半天，才想起来这些符号乃是道人们的画的道符。当初，母亲穆桂英也教了一些给他。这些都是封印符，四雄心说，莫非这里面封印了什么妖魔？正在此时，井下又传来吼叫和撞击之声，其声甚是悲凉，似有无限冤屈。四雄心想，管他是何物，我打开这井盖一看便知。看了看巨石，不下千斤，不过在四雄看来，也算不上什么难事。只见他找好用力之处，双手抱起大石，扎下马步，气沉丹田，两臂一震，牢牢将石头卡住。喊了一声起，运起全身力气，大石缓缓而起。四雄将巨石放在一边，只见巨石之下，还有一个铁铸

的井盖，锁在井口，一把老锁，锈迹斑斑。四雄心想：“这样一把破锁，岂能难得到我。”于是，回到房子里取出金刀，照准锁上就是一刀，铁锁应声而断。

原来，这封印石乃张天师亲自所押，押上之后，任凭敖兴有多大能耐，也不能移动分毫，任凭他如何嚎叫、撞击，声音也传不出去。不日前，玉帝派人下旨，说敖兴灾期已满，即日即有释龙之人到来，令天师去了封印法力，只留封印之石，且等释龙之人。所以，四雄轻而易举便打开了井盖。四雄朝下望去，只见黑黢黢的井口，深不见底。突然，井中出现两点亮光，四雄开始以为是水中倒映的星光，可亮光霎时间冲了上来，携着一股狂风直扑井口，四雄一惊，连忙向后躲避。不多时，一条青色巨龙从井中冲出，悬在半空之中。那巨龙朝下望了望，奔四雄飞来，突然化作一个银盔银甲的年轻人，手持方天画戟，指着四雄道：“可是你打开的井盖？”四雄道：“正是，你是什么人，为何被囚在井中？”那人道：“现在是我问你，你休要啰嗦，报上名来。”四雄道：“我乃杨家将第四代传人，姓杨名四雄。”那人道：“嘿嘿，原来竟是杨家的人，那好，姓杨的，此帐我就先放一放再算。”说罢，化身为龙，扭头飞走。

这条巨龙不是旁人，正是四太子敖兴，当年被杨戩设计擒拿，又被张天师囚与龙泉井中，苦熬三百余年。想那敖兴，本是海龙，囚于井中，如何熬得下去，每日都用力撞那封印石，指望有一天能撞开石头，脱离苦海。怎奈张天师的封印牢固异常，虽日日撞击，始终未有丝毫松动。虽得玉帝赦了死罪，但敖兴心中对玉帝仍是愤恨不已，对杨戩的小人之计耿耿于怀，盘算着如将来有脱困之日，必报仇雪恨。没想到，今日竟有人打开了封印，因此急忙从井中飞了出来；更没想到的是，救他脱困之人正是姓杨的，故此才对杨戩的愤恨稍平。脱困

之后，该往何处而去，敖兴心想，不能回龙宫，此次脱困非玉帝旨意，回到龙宫消息必然走漏，只怕玉帝还要派人擒拿，只好先找个水域安身。突见眼前一条大河，敖兴便一头钻了进去。

这条河正是捞刀河，顺流而下能通湘江而达江海，乃极佳的藏身之所。这河面之上常年有渔夫打鱼，敖兴想起当年父亲之死，正是渔夫之罪，于是便每日兴风作浪，专门迫害渔夫，遇到渔夫打渔便抓来毒打一顿。如此月余，不知害了多少好人，捞刀河上有孽龙为害的消息便传遍了大江南北，吓的是江上渔人少、梢翁不敢行，只有那生活实在无以为继的渔夫才敢冒险下水，碰碰运气。

且说杨四雄无意之中放走敖兴，也不知轻重，便又把石头搬了回来，重新压在井口之上，并不对外人言语，继续在寺中修行，苦等道宁禅师。这天在大雄宝殿礼佛，突然听到一位老人在向佛祖祈祷：“佛祖啊，愚民柳良德，无有别的营生，只靠打渔为业。现今这捞刀河之上，有孽龙为害百姓，害得渔夫纷纷上岸。佛祖，我没有别的本事，不打鱼就难以糊口啊，求佛祖保佑，千万别让我碰上那孽龙。”四雄一听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心想：“这害人的孽龙莫不是我放走的那条，如果是，那我这罪过可就大了。”忙上前询问：“柳老丈，刚才听你的祷告之言，有孽龙为害百姓，不知是何时之事？”那柳老丈抬头一看，一个黝黑的大个儿战在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何人，为什么要询问此事？”四雄道：“老丈，我乃是天波府杨家的，姓杨名四雄。”那柳老丈一听，说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那飞天舞刀的小英雄。小老儿我这有礼了，莫非是佛祖保佑，派你来除此孽龙不成。”四雄道：“老丈，不必多礼，你且将这孽龙之事道来，如能除此大害，我当效此命。”柳良德说：“杨将军，这捞刀河水流平缓，渔产众多，乃是我渔民活命的根本。沿河百姓靠着捕鱼为生，虽不富裕，倒也能温饱。

谁知一个月前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条孽龙在河里住下，三天两头就兴起风浪，在河上作怪。到现在，不知打伤了多少百姓，百姓都不敢到河上打鱼，苦不堪言啊。我一把老骨头了，没有别的本事，不打鱼就活不下去了。今日只得来拜求佛祖，请佛祖保佑。没想到，刚刚拜完，小英雄你就来了，真是佛祖开恩啊。杨将军，无论如何你得救救这一河百姓啊。”

四雄心里琢磨：“只怕这孽龙正是我放走的井中之龙，没想到我这一莽撞举动，居然害了这么多无辜百姓，实在是罪过啊。”于是忙道：“老丈，除此孽龙晚辈自当义不容辞。请老丈先回，明日一早，晚辈定来拜访。但不知如何找到您？”柳老丈喜道：“承将军援手，百姓有救了。我久居河面之上，捞刀河上有一支流名叫金井河，我即泊于两河交汇之处，将军一去便知。